

Youth of cupl

青春 法 大

042

2017年微杂志第2期

总第57期

520诗集特刊

- 话长短
- 道方寸
- 言不尽

北林 送瓷邇百家

一、小令百字相思如此

念
初见
回首处
渺若云烟
借酒醉春月
暗想往事千千
独夜里长歌当路
只叹当年错看姻缘
少年意气却泪落难掩
说什么故石前盟都不见
何时落盏竟沉然入梦
恍然身在故道亭边
遥望暖春斜阳里
伊人粉黛红颜
恨忽而酒醒
摇头笑我
情仍在
如何
怨

二、回文机里暗生尘

春愁惹离人，
冷酒饮夜温。
深巷随长恨，
恨假却情真。
真情却假恨，
恨长随巷深。
温夜饮酒冷，
人离惹愁春。

蜂

刘星鼎
美人抛玉屑，
江晚漫梅风。
梨洲寄蜜意，
竹蕊弄柔情。

无题

温伯雅

柔样有佳人，
翩跹帝都南。
芙蓉正出水，
立定雨风寒。
楚宫柳腰细，
素容艳牡丹。
凤台箫声晚，
奏断绿绮弦。
思旧念君睡，
画愁听雨眠。
一片痴心问婵娟，
月光冷，料应烦。
欲借雁足寄尺素，
北风紧，江上寒。

当归

卿卿佳人楠木子，怅然不爱北国春。
青丝三千绕指柔，明眸一意相思泪。
寄目嘉陵川峡外，方知相思尽乡思。
杏林儿女何志远，熟地故人以当归。
愿道途途昌且平，良乡非乡待汝回。
——张宇涵于昌平寄送李雅楠自房山良乡归渝

假如没有相遇

郭少锋

如果没有相遇
我还是我
穿行于寂静
追逐着阳光
哼一首老情歌
独自赏花开花落

如果没有相遇
你依旧是你
一抹怜惜的身影
伫于在古道
思忖着往事
捡拾遗落的时光

相遇是否有对错
但走过，错过些什么
生活继续着，突然想
假如没有相遇
我是否会忧郁
你是否会哭泣

无题

北辰

海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向来有心似无心，
如说无情却有情。
思恋
不过是
你触手可及的影
化作我遥不可及的梦

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傍晚
我们撑着伞
想你问我天阔不阔，因为我会说自有云鹤
想你问我海狂不狂，我也许会说藏鱼梦乡
想你问我花会不会开，其实我只知道它一样
可爱
只是我不知道
那个伞下的你什么时候会来
没关系，我都在这里一直等待

爱往深处，化作情诗三行

简文书生

你自青涩的时光中走来
从我疮痍的心里离去
凛冽的寒风，淹没了我们爱过的痕迹

月光带去了对你的思念
带不走的，我还守着的小城躺在温柔的故事里
那里，住着你我最甜美的回忆

任岁月静好，尽管我们已经走散
一往深处的情，已不知所起
渐渐地，我们都习惯了别离

松开手，放纵泪水在眼角肆虐
放飞灵魂自由呼吸
不见了靛蓝的伞，再不去寻，独自淋一场大雨

你将是远方的风景
你也曾装点我的梦，修缮我桃花源里的小溪
回忆在脸庞绽放，扑簌的露水留下余温，我不言不语

人间的四月，柳条秀曼
我在军都山下守玉兰花的绮丽
你远在天涯，杳无踪迹

致亲爱的栀子姑娘

清风自来

二零零一年初識

你在樹下，我在樹上

夏日炎炎，記憶最為深刻的

是你清澈明朗的眼睛

不知為何

總是縈繞着一股霧氣

顯得你的存在那麼不真實

二零一七年春節

你和我坐在擁擠狹小的地攤上

透過火鍋的層層蒸汽

看着你慢慢

咀嚼着我挑了刺的魚肉

我開心的笑了

親愛的栀子姑娘

我花了整整十六年的時間

終於把你留在了人間

二零一五年分別

在擁擠的車站

你輕輕抱了我一下下

動作還是那麼優雅溫柔

眼裏還是有那揮之不去的霧氣

臨近分別

你的手緊緊拉着我

這一刻

我真實感受到了你的存在

未送出的信

冯彬

走过麦芒疯长的地方

下巴刻着孤独，很长的孤独

每道皱纹都是最后的嘱托

催促着犹豫不决的男人

该用什么样的怀抱

去黑马河迎接黎明

从耳朵里掏出来的愤懑

终归陪着自由

像陌生人暗恋三百又三百多的夜晚

许多年后大梦一场

丢了全部

看雨水中的这些马鬃听着

阿咪东索的恋爱

瞻望情人三年又二载

湖边的玛尼堆年年故去一块



长安

H·K

来到这长安城已有数日

与二三友人朝同食、暮同寝

傍晚时分几人泛舟湖上

一壶美酒早已温好

身旁数位舞姬起舞助兴

这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友人知我贪恋这长安城的景色

于是日日陪同我一起赏玩

可他们又怎能知晓

我是“因为一个人 而爱上了一座城”

城里的风光依旧 美艳如以往

心中的人儿已逝 记忆难掩藏

月光虽亮 亮不如你眼眸中的灵动

夜色虽凉 凉不抵我此时心中寒霜

今生缘已灭

当饮酒赋诗日夜笙箫抛却心中念

来世情仍切

必死心塌地左右追随将那情债偿

不觉间 清风徐来 醺醉不知身外事

迷蒙时 扁舟疾走 沉湎往昔泪无言

痕迹

钱浩东

春暮夏初

寻风的凉意

花低语

树摇动

遇见你，裙摆飘飘

我经过

你发也飘飘

散开少女的味道

耳廓微热

非花与我低语

是你裙摆飘飘

撩起季节的暖气

面颊微痒

非树送我飞絮

是你发也飘飘

香气入梢

你袅娜渐远

我却驻于原地

花也静默

树也静默

你的痕迹

竟是热在心头

不可知也

语墨

不知儿时庭院中
埋下批把籽为什么发芽
扔出的牙齿是否还在屋顶上
屋后用石头垒成的蚂蚁窝
是否还在
走失的乌龟到底去向何处
邻居的黄狗
是否还会对我摇尾巴
忘了写一半的日记藏在哪儿
被表扬的作文压在哪个箱底
贴在墙上的奖状撕下后去了哪儿
也不知道
哪一根巨大的铁路桥墩下
曾是祖屋前
太奶奶晒太阳的地方
是与堂哥划过船的小河
一只蜘蛛住过的墙缝
闷热夏天飞进蚊虫与蝙蝠的
斑驳的窗户
吱吱作响的吊扇
响起班主任铃声的楼梯口

闪烁英语老师双眼的后门
不知如今都在哪儿
也不知书桌前的落地窗
如今倒映着谁的脸庞
走廊里又回荡着谁的话语
谁在铃声响后
走进一样的教室
就像我不知道乡间小道边的花什么时候开
不知道昌平妖风从哪儿吹来
去年在太阳村种的树
活下来了没有
敬老院的锅炉工
是否还是絮絮叨叨
就像没人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不再去埋怨
什么时候想逃跑
什么时候能安定
什么时候会爱一个人
什么时候能明白什么是爱

给雨的信

Mickey

你曾日日夜夜
出现在我梦里
是万年的轮回
是千年的记忆
似是在哪里见过
却又不曾忘记
许是在云端
与你携手漫步
许是在山间
与你欢歌跳跃
许是在晨间
与你将草木点点染绿
许是在深秋
任你把枫叶片片敲落
又或许是在江南小巷
我撑着蓝底白花的纸油伞
缓缓走过街角的青石板
你不安分的跃动着
这一刻经久不息

你是上天派来的仙女吧
总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化作晶莹纯洁的雨滴
奔向人间 盈润我心
雨，凝成溪
只为你跳跃奔跑
洗滌這山間的塵土
雨，凝成泉
叮叮咚咚叮叮咚
為你譜寫最清雅的樂章
雨，凝成河
只為你奔騰咆哮
嘶吼出熱烈綿延的愛意
雨，凝成海
只為你睜開我藍色的眼眸
把你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

用我不迟的悔恨， 献上我对你爱的箴言

竹圭壁

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只是爱上你是一个意外

从小就与你接触，就学习你，
老师让我们一直不停地练习笔画。
我当时想，或许你就是一幅画吧。

随着对你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你不是一幅画，
但我却越来越读不懂你了。
你的内涵深厚，你的韵味绵长，
我能感受到你不可捉摸的魅力，
却明白不了你的不可捉摸。
你离我越来越远，
可我想要了解你，试图拉近你我的距离。
我努力去学习关于你的一切，
可是我越学习越迷茫，
思路是那么混乱，

我越来越读不懂你了。
既然你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我为何强求。
我还有其他需要自己琢磨的东西，
那些东西，都比你好琢磨。
所以我也渐渐远离你。
我知道我不会抛弃你，
我依旧在毫无拘束的表达中追求着你。
纵使我被老师批评，
说我不学无术，无以得高分。
我并不在乎。
如果我的表达充满伪装和虚情假意，
我难受，我知道你也难受，或许，你更难受。
因为你不希望被那样表达出来，
即使那样的表达优美得如仙女下凡。

上了大学后的我竟然进入你的领域学习，
我惶恐
因为我曾经是多么地不擅长去了解你啊！

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日子里，我以为我了解了你不少，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做好。
照耀在虚假的光环下，我以为我小有所成，
幻想有一天，我可以对你驾轻就熟。
直到，我出国交换。

天，请告诉我：
我的眼睛被蒙蔽到何种程度，
才没有发现她的美？

我的心被蒙蔽到何种程度，
才发现之前的自己有多么的幼稚？
人真的只有感受失去，才会懂得珍惜吗？

出国那年，我第一次那么单纯的去感受

单纯的热爱一种事物的快乐。
那纯粹的求知若渴的心，
那纯粹的爱到颤抖的痛。

异国的语言唤起的是我内心对你的无尽思念。

我不停地和异乡朋友介绍你的美，你的优雅，你的惊艳四座。

我发现原来我那么爱你！

但比爱你更痛心的是，我不会和你在一起。

现在的我，确实还不够资格。

而这个不够资格，确实是因为我曾经对你的疏忽。

我痛，我悔！这是我错的代价。

现实让我选择适合我的，我也爱我的现在，但爱得太理智。

你是唯一能让我纯粹去爱的。

我会继续爱你，爱你到我呼吸的最后一刻！

到那时，我再和你说：

你好，中文。



往昔

程耀

“这十年，法大没什么大的变化啦，还不如上个十年的变化大。”

月光流淌，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婆子，迈进了法大的校园，门口灯光昏暗，但走的很平稳，绊脚的台阶并没有造成影响。

发胖的身体，宽松的衣服，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岁月把老人可能有的都给了他们。

老头子一只手臂环着老婆子，这个姿势老人做起来怪怪的。

跟着记忆走着，抬头便看到了兰三的牌子。

“记得我们吵的最严重的那次吗？你在楼下哭，我在楼上看着你哭。”老婆子笑着说，不是淡淡的微笑，没有喜悦的笑声，只有岁月沉淀下的安心。

“哈哈哈，记得。”老头子笑出声来，没有顾忌露出来的缺了口的牙、在风中凌乱的白发。

“我当时好害怕你真的就说分手，你当时害怕吗？”老婆子转头双眼看着老头说。

“怕。”说着，老人紧紧手臂，抱着老婆子，熟悉地在额头上亲了一下。

余光中那边路灯下，有对情侣在接吻。

余光中那边栅栏旁，有对情侣在吵架。

依旧，老头搂着老婆子，在校园里继续走着，说着一条条路的故事，一个个秋千上的记忆。

月光很平静，在老头子抱着老婆子的时候，岁月退却了。

如痴如梦

周南（徐军）

夜深了，突然想起你，正如往常一样。

瞅瞅窗户上不清不白的影子，还有不远处的几点灯火，一不小心出了神，竟然看见了你的样子。

人的大脑可真会分区，想你和生活两不误，原来这世间的日子，分开来算便是醒来想见你，

睡了梦见你。

无题

孙丽

人心柔软，注定一世为感情所累。

忆及这十余年点点滴滴的光阴，忽有千言万语，顷刻间涌上心头。

你没有显赫的学历，却有自己的风雅，你喜欢碎花图案的布匹，昔年时常买来自己缝剪裁衣，彼时我不知如何形容，直到读到“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才明白你是这样的好。

你的爱是静水流深，留下道道温暖深刻的印迹，曲折深浅，向远而去。

高中时你送我到校门口，在终于不得不分别的时候，你从来只一句：“去吧，别回头。”我便点点头转身而去，如你叮嘱的那般，从不回头。我怕你看到我汹涌的泪水，也怕自己回头看到你湿润的眼眶，自此再无勇气继续前行。

然而岁月的脚步再如何蹒跚，终究随着风渐行渐远，再不回头。当我忽然发现你的白发，当我明白与你终有一日要面临生死的天堑，只觉心里也撒了一把钢针，难过得无以复加。没有人愿意承受永远的睽违，奈何彼生彼死，缘起缘灭，从来半点不由人。念及此，半晌无言，唯见老树枯藤，而昏鸦，

说起梦，不得不说我有多欢喜。人都说一梦华胥算不得什么，不必较真，我可原谅不了这种无所谓的亵渎，有你的梦才叫梦，至于其他的只算得胡思乱想。可惜梦里总是记不起做了什么事，醒来懊悔，怎么自己那么拙笨，怎么也记不起。好在不必忧伤，因为醒来与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梦太短，短到只能有你；梦太少，少到只能是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结局，正如迷宫一般，不是所有的路都有出口。但我还是踏上了回忆这条路，那是比梦更美的世界。回忆的路却长的很，所幸一直你都在；回忆的事也多得很，原来你从未离开。

有人一生追的是真、爱、美三样东西，我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便追了你。在你身后我会告诉自己“别灰心”，在你身边我要告诉自己“加把劲”，不小心跑你前面了，别怕，我不走远。

你若有想我的话，记得有我的百分之一就好，那样，你就百分百的想我了。猜到了吧？睡前万分想你。挖上一勺你的样子，闻闻就觉得甜呢。

无处安身。

书中说母亲分娩之时，全身的骨骼都会松动，我便迷惘——是怎样的勇气，让你为我的到来，情愿粉身碎骨一次。

所幸你还健康明朗，所幸我还不用太快地痛悔，痛悔未说出口的再见，以及苍茫的永别。

所幸我们还来日方长。

至此一生，愿汝安好，静候时光。

梦与忆

七月（唐浪萍）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人。

——写在前面

又是同一个梦境。

她着一身褪色发白的蓝色布衣，裤腿一高一低地挽着，长发潦草地盘起。赤着脚，小心翼翼地穿行在长满杂草的田埂上。胖嘟嘟的小女孩在她背上安然熟睡。她嘴蠕动着，似乎在说着什么，又像是在唱着歌，恍恍惚惚，一下子就淹没在风里，听不见了。

她躺在床榻上。长发剪短，稀稀疏疏，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人瘦得几乎只剩骨架和皮肤。空气里混杂着刺鼻药水和

悲伤气氛。很难想象，一个人以一日十年的速度迅速衰老。她挣扎着侧身半坐起来，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就一口鲜血吐出来。

我整个人像是被架空，轻飘飘的，随着风往远、往高处飞去。

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黑色的棺木、麻布的素衣、恼人的唢呐、痛心的哭喊、蜿蜒蜿蜒的乡间小路、沉默不语的密林青山。也许我闻到了新掘出的泥土的味道，也许我该默默地掉下了眼泪。大风扬起了带着雨水的冥纸，也应带走心里迟迟不肯放下的难舍。

我仰起头，大雨倾盆而至。

闭上眼，雨砸在脸上，满世界腥红。

醒来。醒来。醒来。

我多么希望过去的一切不过是个反复的梦魇，醒来，她就在我身边；我多么希望她还是一头乌黑的长发，浅浅地笑，轻轻地唱着歌；我多么希望能够拉着她的手，唤一声“外婆”……

只是，我连靠近棺木看她最后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青山不语埋白骨，白骨无言伴青山。

风清清。雨凄凄。

外婆。我很想你。

二零二的故事

Yuan

二零二的故事，始于15年的夏天。

扛着行李逆向人流挤上四楼，两名面窄牆綠漆對成樓道，拐入二零二，沒想到數個旅行箱擁擠的寢室仍同樓道一般匆匆忙忙，祇是忙碌着收拾宿捨的身影們憑添了幾分生氣。

于是我們六個出于緣分，出于命運，共居一屋檐下了。

三張桌六把椅，祇剩我們六個的時候，十平米的小屋倒也自得。

二零二大概就是這樣一個，任外界匆匆，自容人安寧的角落。

軍訓雖苦，卻也讓我們把最沒有形象包袱的一面互相展現，那大概是我們許多個第一次：第一次幫忙打水，第一次一起洗漱，第一次夜聊，第一次同吃一碗泡面。軍訓之後還是有很多個第一次一起度過，但那時我們似乎已經隱隱約約預示到，即將共處的四年，是我們尚年輕的生命中被冠以黃金時代之名的五分之一。

不同于其他寢室的集體出動，我們多半是三五成群。或約美食，或約畫展，或約講座——

每個人性情不同，興趣自然各異。而約講座的也對北京美食娓娓道來了，無辣不歡的也終品嚐出南方清淡之美了，流連于藝術展的也願付一份心思往返學術沙龍了，我想，這才是二零二的可得之處——不一味求同存同，也不止于求同存異，而是以他人之得鑒己，以自得之樂娛人。

但我們自然也曾一同領略四月的芳菲，一同躲避七月的驕陽，一同采過十月的銀杏葉，一同期冀一月的銀裝素裹。

我們還有千千百百個日子要一同走過，二零二不是我們的保障，而是我們的退路。若想打拚，就大膽的往前走，但如果有一天你累了，一回頭，還有二零二守着退路，守着荒亂中安然的角落。

想到你时，我看到的颜色

文 | 牛皮纸上的羔羊

也许有一天，我去过破败的庐亭
斑驳的河滩，轻轻托着苦涩的风
天空是蔚蓝的，旷野是棕褐的
沙子拍击着我的脸庞和胸膛
古老的鼓声泛起我的怀想
我应该只在梦里到过这样的地方
不然，我去哪里寻你

我又仿佛去过金碧辉煌的殿堂
抬头看不见穹顶，灯火倚仗这份庇护
把自己伪装成白日的光
金色还是银色，傲气和任性说了算
那时的我，是一名三步两拜的朝圣者
途经千万里荒漠
焦渴疲惫，来祈求你的恩泽
不论我看到的是金色还是银色
虚假或真实
你都是我的春风绿野

其实，我哪里都没去
我所面对的，窗明几净
春天还在徘徊
只是玉兰不舍把留白的忧郁
多搁几天
我只是怕，春还未尽
你就穿着粉红的花裙离去

主管单位：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

主办方：校团委宣传中心

编辑出版：《青春法大》杂志社

刊名题签：李玺文

顾问：黄瑞宇

主编：朱林

社长：李维龙

封面设计：郭子昭、张文菁

责任编辑：祝宏熙、牛子月、顾毓尚、

陶力文、李雨凝、朱怡桦、杨梦琛

美术编辑：徐颜、李婉晴、王心诚、姜峻婷、张博、

曹蓓蕾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邮编：102249

邮箱：tuankantg@126.com

刊号：SJ028

